

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

貢獻類

罷額外進獻以重詔令疏

張紳

竊聞之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古之帝王所恃以治平天下之術也苟樂於迎合之說昧於利害之歸輕徇其私朝更夕改則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天下之弊紛然雜出此固苟且之政非臣等所望於聖明之世也頃者守備鳳陽太監張陽題稱乞慶停止獻新果品該禮部覆題奉聖旨還都照舊例行務要禁約下人不許生事

擾人自取罪累臣等謂此舉動該部言之明白痛切所宜
尊崇 詔令以貽久遠之謀根究奸諛以杜貪戾之漸乃
奉 綸音都照舊例一槩容許重疑人心不知所謂例云
者其張陽所稱洪武年間之 宣諭與迤年太監廖貴等
之故事乎抑 大明會典 皇考集大成之書以傳信於
天下後世者也夫鳳陽王業兆基之地號為中都其進
獻諸果應著令申使相繼承以奉 宗廟夫何畧焉而不
之載也蓋月朔 薦新取其時鮮以隆孝惠初不貴於遠
方難致之物以勞吾民况鳳陽所產即如張陽所開諸果
皆兩京所素有 皇祖之意殆以驗看守之勤情樂種藝

之有成或偶因便川之豈虞後世遂以為例相延於無窮耶 會典不之載則其不以為例也審矣 陛下收元一詔天下信之與 會典同為不刊之書內一欵有曰各處鎮守協守守備等官不許假以進貢為名僉取皂隸科歛銀兩擾害軍民額外進貢一切停止夫何 詔墨未乾而破於奸謀施行未幾而格於橫議不惜反汗復啓厲階夫匹夫食言人且非譏而况 天子之指揮關係重大一有不審則人將睥睨 朝廷以為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為可以搖動散證捷出將不可制只如茶芽一節查得兩直隸并浙江福建等處凡地土所宜皆入例 貢備載 會

與未之有改鳳陽原非產茶地方 陛下不察誤中其欺
曰茶芽只着自行收買進貢臣等猶切疑之以為陽之收
買或不一時資也既而侵尋復有此奏 陛下再中其
欺不惟不之罪也而又重許之鳳陽根本重地百姓連年
饑荒守備為地方設也為張陽者正宜深加撫戢用冀邦
基乃敢陰懷側媚之私外托年例之說曰黃船則雜以人
夫曰茶芽則混入果品巧飾詞說意在必行公違 詔書
全然不顧雖 明旨禁約不許下人生事然以積年鷹犬
之徒一旦事權在手未免徼天索錢騷擾地方津貼打乾
重煩驛遞故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重本也煩

民以薦 列聖在天之靈其肯享之乎又况倖途一開四方效尤爭進奇巧何所底極如唐之日進月進宋之花石綱史冊昭然卒之罷敝天下皇風因以不競其流之弊雖未必遽至於此 明主謹無逸之戒聖人重有漸之防可不先事為之慮哉大都宦官出守若非蚤夜搜羅指稱名目為希寵自私之圖則塊然地方束手坐食故進 獻為此輩第一事百計巧鑽必得其門而後已伏願 陛下思詔令之當重察利源之不可開俯從該部所 請如遇前項果品成熟選精潔奉 獻 皇陵其南北進 獻果品并茶芽皆係額外仍舊一切停止切責張陽務宜安靜毋

起事端以作備於天下尤望申明詔旨通行各鎮地方
今後但有違詔獻進者論之如律罪在不赦則天下可
以無事而生民得所安矣

停免額外貢 以昭大信

張翀

臣聞帝王之盛貢 做出於租入之中而邦本安苟且之
政貢 獻浮於租入之外而國脉耗是故奸諂之徒挾錢
人之術開媚上之端誣君子之所羞稱 明主之所深惡
亟去而不以聽者也正伏觀 皇上登極 詔旨有額外
進貢一切停止之意可以仰窺 陛下仁聖天至愛惜元
氣不欲重困軍民以適其私而海內臣工惟祈鼓舞將
翹首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但各鎮守總兵等官不能仰
體 聖懷講求 德意 或託舊例以誤 天聽或假謝
恩以售已私此皆悅之 不以其道君子之所不悅者也而

陛下未究其所從來承前之訛遂後之失格 恩旨於不信啓貪戾於方來臣竊為 聖明惑之臣節查得 大明會典 內府織造所用紅花於所產之處稅糧內折收按歲差人進該庫支用如小東河南二處俱有定數其法一成而不變其額下世而不虧而寧夏鎮總衙門所 貢紅花蓋不繫 令甲之內特一時喜事獻諛之徒創為此輩以誤 先朝前太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軍務時亦嘗諫白乞為停免而沮於群咻未得 俞允之命因循持久遂為厲階夫寧夏地方孤懸河外與其虜為隣其間雖有平衍田疇類多鹵鹵寒冷之地而所入之花播種耕耨者守

採摘之苦不可勝言歲無豐凶例取登足徃徃從趣窮
出錢賠補自甲及乙及丙操切嚴峻莫敢或後而又程途
寫遠輸運艱難起後丁夫雇倩車馬以及指稱盤費打點
使用尤為不貲 朝廷之所得幾何而計其所耗固已百
倍於所 貢之數徒以患苦軍民招取怨讟此愚臣之所
為長太息也至於鎮總等官到任未幾輒有獻馬之舉名
為謝 恩此實 先朝敝風所宜亟為痛革以塞其源而
不可輕有假借蓋前項官員受 命闕外僅可有行三坐
伍廩米而馬匹之出殊無所從其取辦窮軍以邀寵利不
待知者而知也 先帝不逆其奸而顧謂其效順於我蓋

喜其能充吾之腹而不悟其割吾之肉取其能適已之欲而不知其傷吾之心而其流弊至使中官旁午道路依憑別旨以發府庫之財假托供奉以靡縣官之物如趙林張王等恣為番達回回佛骨課書火合珊瑚等項名色蒐羅種種數目浩瀚折乾動以百餘萬計而西土之膏血竭矣此固陛下之所深知而痛心疾首者也頃來各鎮貪殘官員仰荷聖明一一誅退而易以廉靜老成之人但所謂進馬之說猶仍故智未之有改夫陛下聰明神聖追跡堯舜或洞察其奸而痛絕之臣不得而知也然臣區區之私竊慮陛下或悅其名而不究其實重違其殷勤

入其其美之言居然受之為彼職分之所宜所謂
教人以貪非所以示不取於天下也夫側媚之徒類以啗
人為生者其心專為私而不利於公其情專好動而不便
於靜是以百計鑽伺嘗試 陛下以求售其奸 陛下大
奮乾剛甚其途轍或少靜於一時而尚難保於他日辟之
鼠穴左固右逸其勢將有所必至也而况示之以貪以啓
其端乎夫却千里馬之獻漢文帝以清淨之化而培而漢
四百之基絕龍花藥之貢宋真宗慮其為交州之害而出
內侍裴俞之輩垂之史冊為世美談伏惟我 皇祖洪武
二年免租之 詔凡三下而三年以後無歲無之及蘄州

進竹簞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
妄有所獻太原歲進葡萄酒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
勿進 國家以養民為務豈可口腹累人而我 仁宗覽
黃驥賈湖之奏乃以示尚書呂震而有存國體恤民窮毋
侵削根柢之言 英宗拒海溥馬駝之進至擲其奏於地而
有莊涼頭畜殆盡復為總所索不然從何而得之語夫
漢宋二君英主之所不屑而 祖宗之所以結人心凝天
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典則俱在是固 聖子神
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况今物力凋敝之餘軍民困
苦之後 陛下於先年實徵錢糧歲辦織造等項皆已量

免其深仁厚德真如父母之於赤子疾痛疴癢無細不
細抑搔撫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額外貢獻之害而
臣下未能開具本末上請蠲除此非特鎮總官之罪也
夫歲額租賦陛下尚不惜一免以幸天下曾謂額外之
貢獻乃以恬然安之以病人乎臣固知聖慈惻愍之念
於此必有所不忍矣用敢不避誅譴冒昧以聞伏願
陛下上繩祖武下憫人窮知紅花之入甚薄而所喪寔
多知馬匹之受甚微而所損不細務畧一時之小利以懷
萬世之永圖勅下該部行令該鎮將前項紅花亟為傳
免以永除窮邊之害及通行訪查凡不係有司額貢者

皇明通志卷之六十一
在 令甲止是各鎮自行創進因仍未改者並不許貢
獻以擾軍民其鎮總等官敢有指稱謝 恩并各項名目
獻馬求媚即為根究來歷坐以剝削官軍之罪如此庶幾
不失 詔旨之初意而有以廣大信於天下興利之源永
塞而邦本安固不搖矣

一 却貢獻以光

聖德疏

鄭一鵬

近該甘肅地方都御史陳九疇奏稱魯迷地方番王差人
進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刺馬駝珊瑚珠玉等物該
部題覆奉 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面應否起送你
部裏還會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聞周武王時西旅貢
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于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貴
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
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武王遂却而不受成王時越裳
重九譯來獻白雉周公亦以德不及為辭下逮漢唐賢君
猶有却千里馬如入帝不受林邑火珠如太宗者書之史

冊足為美談仰惟 陛下賦性高明秉心冲澹 卽位初

珍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不嗜好古帝王莫能

遠尚矣今魯迷遠夷所貢獅子四年等物固 陛下所必

屏而不納焉者願肯輕受其獻為 聖德累耶臣又聞洪

武初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象以備用作養馬以資

騎乘養虎欲以何為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他

禽獸悉縱今 乾明明等屢禽鳥虫蟻尚多存留近易州

民人有進鷹二十餘翅者皆仰給大官日費猪羊米穀熏

綠豆藟林之類以歲給之亦且不貲臣往嘗具題欲望

聖慈通行釋放未蒙允行今魯迷復有此獻且獅牛等獸

即非土性所宜必煩夷人喂養受之徒糜國用却之有光
聖猷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焉用之矣臣聞
議者謂一却其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為不然周穆王受白
狐白鹿而荒服因以至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皆
以却遠物而獲遠來邇安之效此前事明鑒也今不以四
君為法迺欲踵周穆遺跡臣不知何說也臣訪得各處遠
夷朝貢經歷地方輒肆騷擾或抑買市井之物或凌轢伴
送之使或折辱厨傳之吏其貢獻珍玩無益經費而供億
賞賚已計倍徙爰稽漢典亦有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且
一夷朝貢未足為 朝廷重輕兼以夾帶夷人貨物數多

若盡行起送不惟復踵前弊抑且重困地方乞 勅該部
轉行彼處鎮巡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賚遣回或起送頭目
數人赴京其獅牛一切珍玩之物通行遣退庶幾夷知

朝廷有不寶遠物之盛德不惟潛杜其窺伺之心益以彰
中國清明正大之體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豈專美
於前哉其 乾明門等處禽鳥虫蟻乞通行縱放該寺供
應特賜停止仍乞明示中外無得復以禽鳥為獻則

皇猷益光 聖德益隆臣不勝願望之至

却異物以節財用疏

張祿

臣聞經史所載周武王却旅獒漢文帝却千里馬光武時
有獻馬及寶劍者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唐太宗時有卻
獻名鷹者遂悅李大亮之諫而止此皆 聖主賢君不貴
異物惟善為寶所以能成永清太平之治澤被當時譽垂
後世也頃者魯達地方進獅子二西牛一該禮部題奉
欽依獅子西牛送內府交收原來慣熟從人五名照例留
用調養欽此臣聞回夷西方之人獅子西方之物以是人
而貢是物其來也遠其行也久固見 陛下威德所致但
中外風土不同而人物之性亦異今留此人以養此物非

惟拂人之性抑且違物之性也况獅牛不可耕不過為觀
視之具耳 國家有之不為重無之不為輕收之何益也
哉臣聞京師喧傳此物罕見且甚馴習以為奇獸殊不知
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之類耳其馴習者
無他因彼飼秣之久故狎熟如此奚足為奇豈若麒麟鳳
凰為 國之禎祥者比也然獅與牛借曰蓄之無害於事
不傷於財亦足為喪志之戒况所費不貲者乎以獅子言
之日羊二隻月計之則六十隻年計之則七百餘隻羊七
百餘隻計價當五百餘兩矣以牛言之食芻豆常理也今
聞食果餅等物則是牛乃食人之食食人之食是以待人

者待牛矣不知此牛在彼山林日食此否與斷乎無是理也至於回夷及通事人役又日費多端難以數計臣恐光祿財力有限不宜濫費如此靜焉思之以有限之財而養此無益之人之獸夫何為也哉即今遠近災傷日無虛奏陛下聞之必惻然有不安者倘隨事寬省一分則疲弊之民即受一分之惠也臣嘗度之回夷就是物以來豈真知以下事上之敬不過假此携帶方物與中國貿易以覩厚賞規大利耳不然奚肯離鄉越國冒是千萬里之勤苦耶况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緝熙聖學凡聲色玩好之慾一切擯絕誠近世人君所弗逮者臣等知

之天下聞之外夷或未之及聞也伏願 陛下以初政為
 訓以古帝王為法 勅下該部遣通事明諭夷人使知中
 國寶賢人而不貴異物今後勿使復進仍返其物歸其人
 薄其所 賜以沮其希望之心可也再 勅邊臣自今以
 始諸夷凡有來王奏請 裁處如有以禽獸進者即曉以
 朝廷好尚在此不在此麾而止之俾還本地勿得倖住
 境上使番漢交結致成他變如是則 聖心清明而不奪
 於玩好 聖學堅定而不忽於細微萬機之繁殆如日照
 月臨罔不公且平矣將見四海享寧謐之體萬邦樂雍熙
 之治彼周之武王與漢唐英君誼辟豈得專美於前哉此

誠宗仁之福生民之幸也

積弊類

奉 旨查明銀兩疏

劉取

先該臣劾奏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靡費 內帑
銀兩千戶陶淳不法等事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續該
刑部題覆奉 聖旨是崔文已有旨了饒他昨該太監崔
文奏為再乞 天恩陳情辭任辯明屈抑以弭後患等事
奉 聖旨爾端謹老成操持有年小心廉靜方切任用不
准辭宜照舊用心辦事銀兩着劉家查明了來說該衙門
知道欽此臣聞 命驚惶莫知所措切思當崔文首事之
時已經科道官不次論劾屢蒙優容齎齎未息中外傳言

咸謂近來不用光祿寺供應乃於內帑支取銀兩侵費頗多臣思內帑之財乃祖宗累朝之所蓄積以待不虞之備豈為左道之資况今天變屢形兵荒疊見正當重惜財用以厚民生豈宜妄作無益陰耗國費此實朝野之同情豈臣一人之私聞事關安危豈容緘默是以輒陳愚悃奏請追究臣之職也聖恩浩蕩特從寬宥臣謂崔文宜感恩悔罪不敢復以邪謀私術誤陛下矣詎意旬月之後復有此奏要令臣逐一查筭侵欺內帑銀兩數目夫內帑銀數屬之內府惟司禮監得以稽之雖戶部為國司計尚不能考其出入盈縮之數今欲令臣查

明不過假難稽之事以掩復過投可乘之際以構

罪耳夫常聖明納諫之時安復敢恣肆巧辯以箝

言官臣謂此風實不可長具劾之人皆得強辯反噬則

無可劾之人所積之藪官欲親查左証則言官無敢

言其愆蔽者自此得遂其奸讐於報復者孰不

可登祖宗設言官之本意亦豈陛下弘納

言之侔度哉但崔文之情罪自有公論而臣工所劾實出

傳聞惟是崔文方切陛下委任而臣不知已諱直辭糾

劾不能無罪乞將臣罷出以洩崔文之忿臣實幸甚

憲一懲厥罔以詰初服疏

邵錫

皇上登極 詔畫三欵內開以後勇士替補照例
兵部驗軍官屢驗滿方許收糧又一欵內開以後年
分選着巡視科道官備查馬牛羊實在數目照數會計以
免冒濫欵此通行欵遵問該 御馬監大監閻洪等朦朧
奏 准不許清查爾該兵 部尚書彭澤等題稱騰驤左等
衛衛勇士旗軍人等屢樹 額冒濫食糧之要照例查驗
以革冗食及將該監各官 簡重治等因奉 聖旨已有
旨了罷欵此續該臣等六科 題稱 會馬監及壩上等十
九馬房逐年虛增馬數冒支 料草乞要遵 詔查點以省

浪費并將太監閹洪等革退陶任等因又奉 聖旨已有
旨了罷欽此臣等聞 命之歎夙夜憂懼竊謂 陛下當
此初服正天下仰德之始不可信嬖倖拒忠 言至於若
是其極也夫人君理天下莫不以蕪聽而明亦莫不以偏
信而暗蓋蕪聽則忠讜進偏信則讒佞行此明暗之所以
分也故古之大聖莫如堯舜猶 稽衆舍己明目達聰以
來天下之嘉言以決天下之壅蔽至如秦二世偏信趙高
漢元帝偏信石顯皆不以天下 兩耳目而以近習為耳
目以致奸生帷幄禍發蕭牆而卒 不能覺悟誠可哀也然
則後世為人君者誠能蕪聽納言 下情必得上達豈有

中官欺蔽之患邪仰惟我 孝宗皇帝勵精圖治十有八
年信任大臣廣開言路是以奸不能惑佞不能欺徃因四
衛軍上冗食數多特差兵部左侍郎熊繡等逐一清查又
以各馬房馬牛浪費錢糧特令給事中許天錫等通行查
點節有 明旨成法俱存宿弊一清人心痛快後至

武宗皇帝任用群閹始終壞事如太監谷大用等竊弄威
權百計蠱惑故前項清查之法停止不行是以每年占役
軍士無慮數千侵剋錢糧動以萬計國病民莫甚於此
卒致人心共憤 社稷幾危幸遇 聖明嗣位洞燭群姦
知前項軍馬錢糧弊端百出特下 明詔許令兵部及科

道官清查此誠祛弊省費繼志述事之大者也天下臣民莫不延頸相望太平何 詔下未及一載而太監閻洪等首先沮撓肆為欺蔽妄奏事遂中止不惟抗違 詔旨抑且蠱惑 聖聽夫令重則君尊不重則人玩今 陛下登極一詔乃與天下更始其信當如四時而不移其行當如汗出而不反第因閻洪等一言遽爾更改則 王言不信政柄下移竊恐群小效尤必將以 詔旨為虛文視法令為故紙恣意妄為事事違背其為初政之累夫豈小哉既而該部大臣懇切執奏科道各官交章力爭其心惟欲陛下遵 明詔以全大信守 成法以隆大孝為天下

甚於前日者矣臣等所以夙夜憂懼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中興之不易俯從公議斷自宸衷明以燭奸剛以去惡將太監閻洪及該監僉書等官通行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宦官欺君誤國壞法亂政者之戒並將四衛及各馬房軍馬錢糧俱照詔旨聽兵部及科道官逐一清查施行至若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凡事有不便於民及與聖旨不合者悉聽各部查革改正仍乞今後凡百章疏先令內府議擬然後批答不必徑從中出務使政無過舉其左右近侍敢有仍前沮格忠言不得上達許臣等固劾重治如此則政令無

多門之弊群小絕欺罔之奸庶幾天變可彌休徵可致而堯舜之聖亦可以媲美矣豈惟天下之幸實宗社無疆之福也若果聖心難悟天聽未回是必臣等忠誠未至言無可采乞將臣等特賜罷歸以為言官不職之戒臣等無任懼切俟命之至

舉正欺弊疏

劉取

伏讀 英宗睿皇帝勅諭六科有曰朝廷設立六科給事中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扶善抑惡無不言使百僚知所敬畏然後為能盡職若依阿從事徇私交
通以負委任事發必罪不宥欽此臣待罪該科一年餘矣
雖才疎識闇不能使百僚之敬畏然感恩圖報亦豈敢徇
私以交通嘗陳八事殊無寸補深愧誠意未至論列未明
無以感 聖君而措之實政今復聊遵舉正欺弊之訓有
三事昧死為 皇上陳之臣惟大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
類占之以為賢否天下視之以為輕重苟非甚不得已之

故必不可倖倖以求去既自効以求去必不可無謂而見
留蓋言有不合事有難為決一已去就以為感悟君心之
幾違其言而必去用其言而後留此固大臣之義也今之
一二大臣或陳言而不納或執奏而不從責難弼違之志
未能據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達慨然自効請歸似乎以義
自處然歸疏力陳謝恩隨至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
見留謂何進退無據肺肝煎然寧知其不退號於人曰我
輩蓋以去就力諍矣其如上之不聽乎使拒諫之名歸於
君而避賢之名掠於己名求去而實坐要溫旨名自効
而實姑免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尚安能使陛下之

見信耶然是弊也豈今自三大臣之創為哉其所由來
久矣臣愚欲乞 陛下於大臣之自劾求去者必諒其不
得已之故凡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則必聽其去
既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虛讓以要 溫旨假
君父以違已愆則誠信交而欺偽絕此臣之所欲舉正者
一也我 朝凡大臣員缺 命廷臣會推必德望足以服
衆心才識足以濟衆務者克之未聞以天下之素所鄙惡
科道之屢次彈劾者濫遷焉惟 武宗朝群小得志政以
賄成青州府知府張龍依憑城社每經劾奏反陞一級遂
超遷至通政使當時士夫竊笑以為科道之劾章為張龍

之催官符然 武宗豈能知之權奸餒苞草之欲 朝廷
蒙昏闇之名言及於此良可痛心今 陛下以聖明御極
前日之弊豈宜復有只如今陛下用李瓚童瑞有何德望
簡在 聖心南北科道交章累劾其人可知矣今迺排臺
諫之公議立奸黨之赤幟非惟不能去又超用之此與張
龍韋何異雖五尺之童知非 陛下用二臣之本心必有
懷私大臣陰為之地以壞 陛下之法者夫臺諫一面
公劾之吏部一面推用之是視科道為贅員而公論不足
惜矣使人人如瓚如瑞則維新之治寧保不壞如 武宗
朝耶臣愚欲乞 陛下特勅吏部凡經科道累次糾劾者

兩京九卿之缺不得推補或年資所及例該陞遷者亦必
開具被劾情由上請或重陞外任責其他効或優加散

秩致臣而歸庶仕路清而奔競息此臣所以欲舉正者二也
然我朝準古制設立六科給事中十二道御史以司封

駁糾劾之任號為言官其職甚重凡大臣子弟皆不得為
所以防親暱而革欺弊也勢之輕重言之從違雖係乎時
而官之風紀則不可一日不立宣德年間薛瑄為御史太
學士楊士奇等欲見之辭曰瑄常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
士奇稱於朝士論兩高之而臺諫之風采殊振今一二言
官之於大臣也私相慶賀杯酒勸酬且奉物於朝堂

書請命於私室遇塗則狼狽奔趨有疾則問候曲謹夫趨
事既嚴情好既密尚何望其能糾舉其失以振臺諫之風
紀以肅 朝廷之紀綱乎若是者國璫之罪人而大臣乃
以是為賢其視士奇輩又何如苟懸直不阿敢言無忌者
皆得陰排巧詆以阻斥之則是所以成其側媚而教之緘
默矣尚何恠哉臣愚欲乞 陛下特勅吏部都察院公其
權衡稱量人物雖不以搏擊為能要必以剛直為貴雖以
浮瑣為可厭要不可以緘默為賢嚴加察訪有如臣所言
者當書之下考選之別任以各盡其能其賴直敢言之士
毋或陰排巧詆以喪直臣之氣以快蕪柔之心庶士氣振

而浮習卑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三也方今有百司庶政事屬欺弊者多矣臣特舉此三者以為言蓋三事在今日關係事體甚大勢若緩而實急三者既正則餘漸可歸正而不必言者臣性疎愚不識忌諱言論所及傷觸必多惟陛下憐其愚而宥其罪不勝感戴之至

戒幸成以圖其治久矣疏

林北周

臣聞去歲山東盜起報者數以日多始之以數人繼之以
百以下以萬而猶謂不已又繼之以官兵或至失利克燭
無幾隨至戒嚴至有以屋 聖慮近據鳳陽府手本飛報
前賊已於二月初三日被大軍圍住洪徽集地方剿絕殆
盡人心始得稍寧是蓋 陛下德繫人心威寒逆膽天助
吾順不半截而底定蕩平可幸矣但痛定思痛豈不寒心
屢者劉六劉七之變亦猶是也後無一生全但兵民死於
劉六劉七者不知其幾十萬民財沒於劉六劉七者與費
公家之犒賞者亦不知其幾十萬猶曰以是為幸嗣是又

幸於今日矣夫幸不可以常僥况于兵哉及今不圖又安
 知不望幸於他日盖 陛下知盜之興而不知其所以興
 知底定平蕩之可幸而不知安定於無事之當圖知為吾
 地之梗不容於不殺而不知其物亦吾赤子為之也亦可
 矜憫臣惟民之為盜固不幸而自待以死吾又幸而殺之
 又及夫無罪之兵民吾何忍哉方今天下大勢民窮財盡
 極矣而有司方爾漁獵鎮守之徵求者又不已此民焉得
 而不窮且盜也夫有司漁獵近蒙朝 覲已大明黜罰矣
 其鎮守太監 陛下亦宜親降手 勅切責或有以處之

亦庶乎弭盜安民之一策也彼鎮守太監要亦有人心

者親見夫民窮財盡不知恤但所以刻剝之者亦其不
得已之勢然也蓋方其出鎮之時所用或有不下數十萬
金者夫數十萬金豈一人所能獨辦固無籍小人為之分
授舉借以成之爾是以秦帝崇隨雖有定例而無名之乞
孰得而稽之為鎮守者不過享一身之富貴此輩各多其
利息以倍償其資未則彼雖有一點愛民之心亦將有不
獲盡矣臣愚以為宜乘此盜賊方熄之初貪官汙吏一革
之後亦宜將鎮守取回此民休息則未有民不富盜不已
而太平不立致也且向者陛下登極之初言官亦屢有
及此者而陛下諉之以祖宗之舊不見施行是以民

無仰賴馴致於此固養疽囊之未察也今又無以處之豈不類於玩疽囊而不治而果以為不足以傷人哉若猶以為不可以驟舉也臣愚又以為宜勅各處巡撫巡按備查鎮守府參隨人員不許無名濫充及雖經奏帶但額外者許以奏單抑且為鎮守者逐債主也其跟隨軍伴雖有定數亦須為之申明仍著各該衙門按月或按季更換不使積年在內交通撫按官員時為查考但有生事害人者即便拏明今後遇有盜起地方與致令百姓疾視而未敢發有實跡者就將鎮守太監取回缺不必補撫按官員亦嚴黜罰則亦變通神明之一法也大抵天下之理與其動

心於臨事孰若預咎其本原與其徵倖萬一之為得謀
若由突徙薪之為全智臣以陛下聰明睿智先有以及
此矣但或未之舉耳今舉是為治未有不常治者也若徒
取必於幸者又况未必可以常幸陛下何為必以幸而
為治哉不必於幸其為幸也大矣陛下又何為不舉哉
臣竦狂不知進退敢以此言進固知不容於左右而自分
去但去一臣未為無臣也臣何惜一去哉臣請無避惟
陛下擇焉

飭法令懲惡姦以保治安疏

安般

竊見錦衣衛已革職旗校王邦奇等奏復職役一節前有
通行查革之 詔書後有奏擾重治之 勅旨抗違玩侮
情法甚明無容於詳著辭說者 陛下曰兵部看了來說
豈許之邪那奇等之奏至再至三至千六且七矣終不一
懲其奸若縱之然者臣竊惑焉臣請言邦奇等之狀正德
中 朝廷之權在奸黨內之劉瑾張銳外楊玉錢寧邦奇
等以賄納身甘為鷹犬搏噬豺狼各肆其凶既積其熾曾
之功以營官又累其擲挾之財以立產故其捕奸盜也或
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

之法司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子四出搜愚民
詭異之書或賀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掩之無
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間死者填獄冤苦之聲籲天
無從幸 陛下悉其奸蠹首下查革之 詔少紆人鬼之
憤然不追反致死無事之罪不籍其害衆成家之產或降
其級或令冠帶其於 恩可謂曠蕩浩濫無涯矣而邦奇
等日生怨望不自晦戢敢於抗違撫拾原勘肆然無忌動
若有憑意者 陛下左右之人以身設利陰主其中與故
人為之申理開說者皆姦黨也不可不察也不然邦奇等
伏 陛下之威嚴畏該部之送聞虞該科之叅駁其敢邪

且該科批邦奇之奏尾已六具叅矣而該部該司未聞引
詔曰當查叢引 旨曰當重治東之几閣漫無可否名則
立案不行實則莫肯任怨則致邦奇等之怙終煩曠者該
部該司成之也况邦奇等號於衆曰該部言非本部不爾
施行但該科既以叅出臣愚以為大臣理國當事不應有
此萬一有之豈同舟共濟之義哉 陛下今日收已渙之
人心真將危之國勢四海頌功萬方同慶者在登極一
詔中川事體重大關涉國課者在裁革數條此輩唾手攘
臂壞之一朝則屬階之下環而立者默而以伺者睥睨而
垂涎者將四至譬之堤時省日視東塞西築猶有蟻穴之

虞令聽決則水之奔放衝激欲遏而障之其為不易較然
甚明矣臣為言官皆 陛下守堤之吏萬蟻之穴日引水
至而暗然及其破壞潰決然後哢哢其聲罪可贖哉臣聞
法令者所以整齊宇內者也上敷降其 旨下數違其意
甚非所以軌物而信度也邦奇等在 先朝為罪人使
先帝結怨于天下在今日為頑民使 陛下失信于將來
且 新政之初 聖心方堅猶且橫為奏擾如此况已登
之後左右之人為之遊說耳且熟者乎是誠不可不憂而
慮也為之說者曰中間谷有緝獲得真者例用查革此於
情不堪乃不知一人之身積數事而後論功真者十一而

偽者十九則安可以一真而蓋九偽之罪哉凡此不有所懲則無畏不奪其心則不知止 陛下寬其累犯之罪該部甚其數奏之辭巧辯厚誣乃至是極此其效也望陛下念治亂安危在此事之開塞毋惑人言明 勅該部備查前後 詔旨將王邦奇及寫本之人問擬發遣以杜後患仍許直言敢諫之士為 陛下陳說不使小人遂其奸私以釀禍源則幸甚

復成法以慎杜姦萌疏

張鹵

近該上林苑海子海戶玉印等及提督上林苑海子司禮
監太監孟冲各累奏事情續該鎮撫司題奉 聖旨這該
司官是何問理且不究玉印等係海戶這等刁惡着錦衣
衛牽去紅門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衛充軍欽此先後節
據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刑科給事中
魏體明錦衣衛千戶溫克民等極 請當以其事送赴法
司既而戶科右給事中李已試監察御史蕭燠劉良弼復
申前 請皆不蒙 允俞且于已蹏又欽蒙 勅旨朕處
了臣下強辯是何禮該衙門知道欽此夫自古及今人臣

非喪心病癡孰敢與 君強辯哉但臣之事 君猶子之
事父子不忍以父一事不從而輒忘幾諫之誠臣不忍以
君一事不從而輒昧匪躬之義今日之事臣猶有不得不
為 皇上言之者其印冲各奏情罪重輕事體虛實臣不
暇更論但 祖宗二百年來無不許輔臣與聞之政令無
不由法司詳讞之刑獄此我 朝美政家法為能遠過前
古今孟冲何人特欲遂其所甘心于王印之私乃陡使
內閣不與聞法司不詳讞一任其姦欺巧幻即仰煩
皇上從中議法親自處分凡初號充軍悉盡如所擬
皇上試思在 祖宗時雍熙治朝精明初政果嘗有此

乎且將置 內閣法司于何地乎 皇上何不更近思王
振劉瑾諸人之禍豈嘗遽底滔天哉其機正起于今日傳
一 旨明日擅一令當時閣臣不能力爭于 上前而極
辯之致 內閣之位望日輕今日干一政明日亂一法當
時六卿不能力爭于 上前而極辯之致諸司之職掌寢
失遂一舉滔天 三朝未靖追思往事儘可寒心故

先帝初年廓清大政惟首禁宦官所以坐收四十五年淪
決之人心其機盡在于此今冲怒肆兇殘執迷不悟不惟
深文已罪且占悛其濟惡黨助之人如劉儒崔紹孔喬珉
亦不肯令其出而伏罪以少伸 皇上之明法即此而推

勢將何所不至若不乞急 賜處分竊恐其恣肆日深探
視日熟此等巧幻機括不但可加于王印將使 皇上國
事日非而大不可救此臣所以披瀝肝膽再籲 君父者
誠非為一區區王印惜也伏乞 皇上大鑒覆轍上法
先帝俯順群情將冲即重加懲究斥逐仍將兩疏有名人
犯俱付法司從公擬斷另請 聖裁自後政令必商同于
內閣刑獄必盡付于法司中官設有不法如冲即痛加裁
制不使得誤相效尤縱肆以陷明法此尤萬姓臣民均不
勝激切至望又不但臣犬馬慄慄冀望之私而已伏惟
聖明斷賜必行幸甚

審輕重別公私疏

孫漳

頃者吏兵等部奉 勅旨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皇親大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舍人蔣泰蔣清蔣景俱與做錦衣衛正千戶吳振武俱受百戶欽此該臣等會題為 謹 成憲重名器以全威嚴事奉 聖旨陳紹祖着帶俸其餘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窺 陛下之心止以陳紹祖見任為不可而 俯從所言其餘未蒙 賜 允者或以為可行而弗之改也若果可行臣等將順之不暇又奚敢故為執諫先自乖違以忤 聖意哉緣此教者

皆出濳愛之私情實違 祖宗之成憲於 聖德不能無
虧於治體誠為有碍不容以緘默也蓋國家之事有重有
輕有公有私有緩有急其間分限相去或相十百千萬至
有不可對舉而並言之者若於其中權度不審分限不明
鮮不倒行逆施以妨政害治而啓釁召僞者皆等敢以今
日重輕公私緩急為 陛下言之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
垂統率由典常 列聖相承續乃舊服百敷十年太平之
治非偶然也 先帝之朝群奸慝惑百度紛更民命 國
脉不絕如綫賴 祖宗之遺恩厚澤猶在民心積功累仁
尚疑 天眷乃得元良入承大統以光裕中興之業此誠

皇明再造時也今日天地賴陛下以清寧萬物賴

陛下以生遂列聖百五十年之禩聲成憲賴陛下之

續成先朝一十六載之變更敝壞賴陛下之修舉責

莫有重於此者事莫有公於此者矧今變異頻仍災沴重

大南北直隸湖廣江浙河南山東旱澇非常留都郊甸疫

厲大作流離轉徙哀號載途病餓死亡僵尸蔽野又况遠

儲素賈烽燧屢紅畏天命而悲人窮者責躬引咎之不遑

矣勢又莫有急於此者陛下宵旰兢惕以思所以拯溺

而救焚猶恐緩不及事雖天理民彝所當行而可姑緩以

俟時者亦當一切姑置退聽以紓目前之急乎陛下於

此重且急者，愀然漫不加意，而徒汲汲於外戚之恩澤，其於輕重公私緩急分限，何其不審量耶！祖宗於公爵，非元勳不封，非追贈不及。故昌國之爵，孝廟終身靳於其父，而今乃一旦加封其子，使鶴齡無功，錢德偃然於朝。國元勳之列，而陳萬言亦驟陞五爵之中。夏臣遂濫叨官保之秩，竊恐功臣自茲解體矣。錦衣衛官，祖宗非軍功不授，而陛下痛革傳陞乞咄之詔，猶在耳也。蔣泰等何功，吳振武等何親，乃一旦傳以五六及一親二三姓，成憲可故違。明詔可食言歟！於部司執奏科道文章，陛下其惟不為動念而復增之近者，又復勅吏部太

傳定國公徐光祚太保武定侯郭勳俱加誥太子太傅鎮
遠侯鎮守陝西豐城侯李景惠安伯張偉俱加太子太傅遂
安伯陳鏊玉田伯孫輪俱加太子太保步及濫施名器濶
舉獨不念爵賞者天命有德之其人君鼓動天下之術哉
傳曰傳者傳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顧名思義厥責匪輕
恐此膏粱統綺之輩難望其輔養 儲德而裨益 東宮
也 陛下此舉殊異乎爵罔及惡德官不及私昵矣臣等
竊惟 陛下所以為此者不過欲推恩 后族寵榮戚里
而已既而欲掩其迹也故因陳萬言而及張鶴齡夏臣因
張鶴齡夏臣而及徐光祚郭勳等心愈勞而事愈非恩愈

濫而失愈遠矣此焉能為有為無不足為緊要者而於臣等之所謂重所謂公所謂急者其分限相去何啻千百千萬陛下棄臣工之忠益違祖宗之舊章甘食言於

明詔終背馳於上天而斷然行之忘天下之重而專意於所輕拂人心之公而溺情於所私棄置天變民窮之急而獨於祖宗所未有禮法所未宜者汲汲焉何其於輕重公私緩急不審重至此也或者陛下以天變不足畏民窮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焉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古先言明徵定保有天人之貴者不可不惕然

臣等竊疑今日之天似無仁愛人君之意何者
旱徧天下而獨於京城內外雨暘時若禾麥豐發或者將
為是奪濫盜疾而以休徵乎未可知也今日之民誠所
謂救死不贍矣收成無顆粒而饑寒困苦之極賑卹不時
科差如故其肯坐以待斃忍流劫鄉村殘破州縣不特某
蕪之礦徒可逆知也試想今日有識寒心而陛下獨未
軫念若臣等待罪言官皆畏避苟容恐濫恩非賞益干
天和廢公行私重為民凶而禍亂隨之則臣等誤陛下
於有過 祖廟社稷之典靈天下後世之公議其肯遣臣
等之責哉伏望 皇上念 九廟簡昇之重而思所以光

揚 租烈憐四海凶凶之急而尚所以培固邦本體

天命爵賞之公而非公之封拜濫冒之名號收回 成命

廓然大公動循舊法中典之業始終善美以貽億萬年

無疆之福而威靈亦保全譽與 國同休 陛下之

重急要務克舉無遺公道流洽而私恩亦蕪至矣豈惟臣

等幸甚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懲敗固以杜後漸跡

鄭自璧

近該錦衣衛校尉元鱗等奏辯復役奉 欽依各役查勘
果不係詭名頂補的准與收欽此又該千百戶等官季全
等奏辯復職 欽依季全等陞授職級緣由與他備查果
不係冒濫的開寫來看欽此仰惟 陛下登極之初裁革
冒濫該部以事體重大奏 准差科道官查勘事竣具奏
該部覆題飾奉 欽依各該官員旗校都依擬查軍中開
係職官並盡職級的還與冠帶開任被革人員有朦朧辯
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續該王邦奇等抗旨
奏辯該部參題奉 欽依這正德元年以後陞授職級的

已該科道部裏官公同查勘明白 朝廷從輕革罷免其
追陪俸糧仍與冠帶閑住王邦奇等如何不知感恩悔過
節次朦朧奏辯今又撫拾勘官首為惡階沮壞新政好生
不畏法度并寫本之人本當擊送法司究問且都饒這遭
再來奏擾不饒存留的且罷欽此又該科道等官都給事
中許復禮等論奏覆奉 欽依王邦奇等已有旨了原革
有未盡的還着原差科道該衛官你部裏再差屬官一員
會同查勘明白來說欽此各官重複磨審發勘查出原冊
遺漏并開載不實周傳等七名議擬降職革役該部題奉
欽依各該官旗還有查革未盡的着原差官員再查明白

來說欽此各官又行查奏該部覆題奉 欽依是各該官
旗校尉先次造冊遺漏開報不實應該減革及回還原所
司等項的既磨對駁勘明白各依擬減革查發王邦奇糾
率人衆撫拾勘官首為亂階沮壞新政本當提問姑從寬
并張迪等車錦陳鼎等都饒遣欽此竊惟 詔令者出
之 朝廷以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人心去留之所關

宗社安危之攸繫也 詔令所出則賞罰寓焉故賞而信
則人樂趨而善者勸罰而信則人知懼而惡者沮古先哲
王之所以風天下圖化理者此而已 詔令一布而中心
變更則人遂玩之以為無據而况游令無徵則凡在賞罰

之下孰不滋倖倖之念哉正德年間群姦用事內官西廠
朝入而暮獲功張銳錢寧辰賄而固陞職故擊平人為捕
獲劇盜撥拾俚語為緝訪妖言身不違几席而邊徼奏功
目不識鋒銛而流賊剿殺班行濫及輿皂金紫賤若土苴
名器之壞至此極矣幸遇 皇上登極一詔盡行查革數
十年之宿弊頓清千萬人之歡心大慰不意又有真頑不
省前如王邦奇等無厭奏擾廢荷 聖恩而垂寬宥崇以
本等冠帶免其追陪俸糧實出望外然狐鼠之黠不忌城
社之憑而狼虎之貪尚意豚羔之欲今有如李全元鏐與
王邦奇等輪流首倡朝夕會盟以鑽刺為多能以抗

詔為有力以資緣 休旨為名劔以打點成事為利刃出入 內府三五成群此等踪跡不惟臣等知之而市井舉知之不惟外臣知之而近侍 陛下者亦或知之知而不從固有老成解事者矣但恐其間亦有為彼所惑過聽甘言貪圖賄賂而反陰於 陛下之側為之所者不然

陛下不度幾宜不惜反汗即奏施行此臣等所不能不駭愕也况先次 綸音屢降一則曰原革有未盡的會同查勘明白來說二則曰還有查未盡的着再查明白來說則是 淵衷所切止欲查勘存留之人恐有一二漏網不足以緘佞口而厭衆心今日之 旨欲將累次勘明裁革李

全元鏐等備查奏 請竊意當時被差官員與該衛人等

素無德怨應留應革止憑該衛文冊全憑本人親供研審

再三駁查數次况 明詔條格昭如日星猶持規矩以掄

方員合則留不合則棄殆有不容易者今季全等文冊親

供固在無隱語無遁情無捏詞無翻案縱使復查後先磨

對徒招翻閱之勞反覆奏 聞祇見 宸聰之瀆而彼職

役緣由一一明白如故正合 明詔所載應革款內誰敢

少變前說以來欺罔之罪哉如蒙伏望 皇上重王言之

不可食謹俸門之不可開追回前項 成命 勅該部不

必再查以招後累仍將三邦奇元鏐等通行拏送法司照

依楊忠等事例開擬發遣以為次第欺罔之戒臣等待罪
該科若循默不言獲戾甚用是不避讐嫌不辭謗怨披
瀝上陳進退小人治忽一幾惟 陛下留神則 宗社
幸甚

遵成法以裨國計疏

劉繼文

竊惟國家莫重於財賦而財賦莫大於內帑蓋凡所積貯皆以備供用之需而出納繁資為弊易生一遠軍小民尤難完解故自開創之初凡內府庫藏設有科道巡視以監出納以釐宿弊所以為財用計為生民慮者其意固深遠也迨我皇上踐祚以來敬天法祖凡所規畫一遵成憲乃於御極之年首納撫臣之請特復監局巡視一時中外臣民莫不歡忻鼓舞咸頌我皇上仁聖雖古之帝王亦不是過遵行已逾二載積弊漸除民方稱便邇者言官論事不合偶觸聖怒遂命監局

科道此原與之自我 皇上議者猶以 命令不信為我
皇上新政惜續該戶部以供用庫解到錢糧中明為巡視
科道職掌題奉 聖旨這庫與局同遵旨行欽此伏覩
前旨原未及庫今若此是以供用庫與監局為無異也如
果無異則既奉有 明旨臣等何敢復言但庫與監局實
則有不同者茲該部移文重差自是供用庫無復有巡視
之司矣臣等反覆思之深有不安於心而敬為我 皇上
陳之蓋監局錢糧因為重大然多由於內辦而外解者猶
少若供用庫之錢糧比之監局尤為浩繁額派外者又比
出於民運夫惟其浩繁也則非巡視無以理其出納惟其

出於民運也則非巡視無以爲其困者誠非監局可得而
同也故該部大臣謂考之 大明會典自景泰三年已有
御史監收之令甲臣等查得舊曆四十四年該庫為報
燒燬錢糧奉 旨查盤隨該戶部具題將供用庫錢糧俱
照光祿寺查刷事理今巡視科道一體並管 世宗皇帝
欽此遵行已久是供用庫之有巡視固為 先朝不易之
成法與監局之添設於近日者不同今一旦與監局同單
則 成法不遵恐非 陛下法 祖立政之意傳之中外
載之史冊將 陛下因一時之疑懼廢 先世之令典遂
左右之私情志 國家之大計或未免為 聖政之累臣

等備員該科職掌所關若隱忍不言則瘵曠之罪大矣故
不識忌諱輒敢冒瀆 天聽伏願我 皇上仰遵 先廟
之典 俯從計臣之言不泥於 成命不惑於先入 勅
下戶部仍將供用庫錢糧復令科道照舊兼管巡視庶法
行自近 宮府一體小民有所倚賴而 仁息以普 法
令不致分更而 國體攸全矣臣等不勝隕越之至

舉欺弊以慎考選疏

鄭自璧

近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將考選過騰驤四衛及牧馬
千戶所軍政官員職名行移兵部劄仰前項衛所遵奉施
行等因題奉 欽依是欽此 俞命既下 臣等意以豈近
日奉有本監考選 明旨而未經涉本科耶猶可諉也或
已經本科而 臣等昏眩失於駁正耶職掌安在方自驚愕
隨該兵部執奏始知洪等之作姦非待罪者之缺典也查
得嘉靖三年該兵部議得騰驤四衛所官員合無照舊會
考題奉 欽依是騰驤四衛免考欽此嘉靖五年又該本
監題欲將前項衛所官員考選畢日開寫職名移部銓註

奉 欽依騰驤四衛免考欽此是誠 陛下人惟求舊政
條煩苛黜陟之司既不奪之該部造膝之 請又重違乎
近人睿思經營曲盡善美豈知洪等一任矯誣不思 德
意乃至事拂乎經法乖乎準反以類 聖治而辜 陛下
也哉何則予奪廢置柄於人君而中外臣工則風 旨是
承而不敢易紀律者今免考之 旨於該部之議既已昭
布於前該監之奏又行申重於後叮嚀至再雖遐陬絕漠
少知法守之人且不敢犯而况至尊轂下天日照臨號稱
近侍者敢剛愎恣橫抗違無忌也哉又查得正德十六年
本監谷大用為考選事題奉 欽依照例著本監自行考

選欽此大用得 旨之後方行考選自今觀之政體紛更
正德末年亦可謂盡矣專橫擅權至谷大用亦可謂極矣
剝剔弊端貶抑僭倖至我嘉靖似可以無議矣大用尚不
敢要 君矯 詔於紛更之 朝而閻洪乃十紀敗度於
理安之世矜將誰欺况其所考官員等訪求累日秉章
縮鑰者非勢豪明託則腆賄陰行攝局理也者非宿昔慝
懃則臨期鑽刺甚至一丁不識乳臭猶存而亦得以參手
其列擬議欠當榮辱任情抑又公行奏牘且曰移兵部註
選施行據茲狀迹則是法由彼立命由彼出罔 朝廷而
不有矣律以 祖宗之憲竟當何如且錦衣衛亦嘗奉

旨免考該衛亦未經自考選遇缺旋為推補而已雖於程
度不無有乖而典章羊存終將可復豈若今之部擬如
此其確 綸命如此其嚴例之別衙門顧如此其異是乃
朝廷務簡靜而洪導之以紛紜 朝廷自含容而洪啓
之以聰察 朝廷任舊人而洪貢之以新進 朝廷繩祖
武而洪誘之以更端本兵樞要為奉行移樹之司 黼辰
尊嚴為巧肆欺誣之地狎 雷霆之威翳日月之照近臣
如此安在攸宜即今假借不究誠恐柄馭潛移紀綱浸弛
黜陟大事尚凌僭而敢為進止小端將救虧而莫憚等之
而上亦曰殆哉叅照 御馬監太監閻興等怙寵行私懷

茲作惡典曩四蟻不思上損 徽猷予奪擅專惟冀下伸
貪慾竊弄威福顯著不忠屬視部司公然不遜凡此舉措
俱是厲階論其最尤洪為首倡厥罪不惟彰哉如蒙乞
勅司禮監備查節奉 欽依曾否許其考選今茲具奏是
否朦朧罔 上務見明白將洪即 賜黜罰前項應考官
員 俯從該部所議兵部會同都察院從公考選 陛下
若或姑欲保持兩全無害收回今次 成命止將洪等痛
加誡飭考選官員悉令如故開到揭帖亦寢判行中間果
有年老事故能輒貪墨不堪任用之人本監陸續奏行黜
退照缺選補庶 朝廷之權柄不移該部之職掌不失蒙

蔽者知懲而效尤者不敢矣臣與洪等素無睚眦只以職
掌所關責在人前言居人後無任媿懼其若跡無徵驗詞
涉譎張則當俛聽罷黜以謝洪等

懲既往戒將來以塞禍源疏

毛玉

臣惟前事之失後事之戒鑒其失而不思所以戒之是猶蹈覆車之轍終亦不免於覆矣可不懼哉切照正德年間賊瑾擅專紊亂朝政一時惡黨如谷人用魏彬張永等聲勢相倚氣焰薰灼權移主上威脇人心繼而張銳張忠張雄于經蘇縉孫和劉養之徒相繼進用彼此效尤竭天下之財而取之盡銷銖項蹙空之欲而用之如糞土大興土木京師之甲第連雲廣置莊田畿內之膏腴遍野一人不下數處一處不下數萬兩內臣奢僭至是可謂極矣十六年來一變於流賊再變於實鐻三變於宸濠錢寧江

彬相繼變亂以致宗社幾危人心已失天下之不亂者
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耳幸而天祐國家篤生皇上
起自藩封入繼大統祛宿弊而革故鼎新用老成而因
能授任求賢如渴從諫如流消數年之禍亂建萬世之太
平天下臣民不勝慶幸近該南京守臣各奏風雨異常
郊社陵寢宮闕及軍民房屋損壞加之江西湖廣水
患尤甚陛下惕然畏懼特勅臣工同加修省臣有以
仰見陛下克謹天戒即古帝王遇災而懼之心也大
臣科道指陳時弊之累於新政者始將竭盡臣固有以
知陛下將次第舉行以求應天之實不徒文具之虛也

其可消 天意可回尚復何言但犬馬之私有不容於
終默者以正德年之覆轍目擊耳聞非若殷監于夏之異
代也鑿之而復蹈之可乎近聞京師藉藉有言皆云谷大
用魏彬張永暨張銳張忠等夤緣復用臣惟大用等罪惡
滔天死有餘辜幸蒙 寬宥置之輕典公論至今未平復
用之說萬無此理但小人無厭之心惟利是求以趨炎附
熱之人豈甘後閑置散之久頭鑽肘刺冀其復取亦其情
也及聞從 龍近侍內臣漸以驕奢互相視效經營房屋
置買莊田納賄招權仍蹈覆轍夫谷大用等若使復用則
寒灰復燃恐燎原之可憂從 龍內臣而不知戒則涓流

不窒恐滔天之必至正德年之事又將接踵於時矣况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技間抵隙貢諂設蠱惑 聖心潛移 聖慮如戚畹之希求近倖之請托與夫竒技玩好金寶珠玉邪說禱祀之類以漸而至有一於此皆足以為

聖德累可不懼哉伏望 皇上講求治理緝熙聖學慎厥身而端治本開汙家而澄化源戒嗜欲之可好杜請求於未然 大奮乾剛痛懲前弊將谷大用等罪惡暴著以示決不復用以破小人之姦以釋衆人之議仍乞 戒飭內臣保身惜福體 國愛民無過於侈以開賄賂之門聿勤乃事以助維新之化如是則禍源可塞 天意可回而太

平之基端在是矣

罷廠衛暗訪以安人心疏

舒化

臣等於本月初一日聞內閣傳示聖諭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調假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致傷和氣著廠衛暗訪來奏欽此臣等捧讀再四知我皇上克謹天戒軫念民艱意甚盛也但廠衛暗訪一節百官乍聞無不解體咸惴惴然莫知所指臣等備員左右敢復依違緘默不盡衷為陛下言之乎陛下登極以來內外臣工畏威銜德罔不爭相滌磨以期無負任使亦鮮有深姦隱慝為人之所不能知者即有之臣等自當廉其穢狀據實上聞請實於法決不敢

互相隱藏以負 聖主亦豈盡俟廠衛暗訪而後露耶且
祖宗設立廠衛所以捕盜賊防姦細非以黔察百官也蓋
駕馭百官乃 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實堂諫之責在廠
衛不得並操其柄者夫是以各司其事政無牽掣凡有一
命之寄者咸得安心展布無復他慮也今以暗訪之權歸
諸廠衛是太阿倒持既非所宜萬一使人非正直事出冤
誣由此以開羅織之門以神陷穿之術網及忠良殃貽善
類則為正暗訪謂為邪明為是暗訪謂為非是非邪正撫
拾奏 聞 陛下將信之乎不信之乎臣恐權有所歸則
釁將由作不惟百官並受其殃臣意 陛下之心亦必有

所不忍者後將追悔已無及矣我 皇上寬仁大度地厚
天高先年一切訪拏俱荷 特恩 詔賜禁止中外臣民
方切慶賀今忽有此 諭大小人心悚然驚怖雖 聖明
在上厥衛諸人一時未敢大肆但 陛下既委之於厥衛
厥衛必託之於番校此輩貪殘何所不至譬之平原狼虎
雜踞即雖未及噬人而見者聞者罔不寒心落魄謂糜臧
將在旦夕矣人心憂危衆目眦睚此豈 盛世所宜有哉
臣等不避 斧誅冒昧上 請伏乞我 皇上大賜 仁
恩廣垂 德意念茲厥衛非耳目之司而暗訪非光明之
事雖 成命已出不防停寢庶幾人心安政體一而太平

氣象無損矣臣等不勝祈禱之至

重明詔懲奸黨以隆新政疏

汪文盛

先該兵部為開讀事題奉 聖旨是五府所屬京衛并在
京親軍衛分復差風勵給事中御史兵部屬官各一員遵
照詔旨清查屬錦衣衛者本衛選委老成官二員會同清
查欽此又該兵部等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亦為前事題
奉 聖旨是各該清查官員務要秉公持正悉心查革毋
致仍前冒濫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 臣等會同監察御史
鄭本公通行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衛所查取應革官旗
備細親供文冊及該武選職方二司各將節年奏帶舊例
及陞官堂稿開送前來又准職方司手本開稱太監陸闡

等原無奏帶姓名其錦衣衛會同委官千戶陳澍李經通行逐一查對磨算應存應革職級明白備造文冊及將查無奏帶并奏帶舊例及寧夏山東河南四川等處奏帶過多功次冒濫緣由具本題奉 聖旨是這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看了來說欽此欽遵事下該部滴尚書彭澤應始至參詳斟酌至再至三謬謂臣等仰承 皇上更化善治之美意祇奉 詔書裁革冒濫之明條乃於旬月之間查革過官員旗後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積年宿蠹一旦頓清蓋整竭將順之誠弼成憲違之治所謂有君如此焉恐負之題奉 聖旨是各該

員旗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選他冠帶
閑住被革人員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叅奏重治欽
此欽遵茲竇恭頌 皇上秉乾之健繼離之明斷自宸
衷法由近始十七年冒官之弊蕩滌於臨御之初數千員
冗食之徒釐革於 詔令之下實錄鑽刺者無所庸其技
能姍姍脂膏者不敢樹其黨與真 明詔所謂昭德塞違
更化善治而尚書彭澤等祇承 明命奉行唯謹中與大
業千載一時執此以往則邊庭無解體之將戰陣得用命
之士國祚可以靈長倉庫可以充實生民可以不至於流
離盜賊可以不至於繁興頽壞之紀綱可以復振廢弛之

法度可以復張可謂國家百餘年來其盛之舉也 命下之日雖五尺童子猶知稱快而革盡職級人員復蒙給與冠帶並得保全身家已從輕典實荷殊恩被革之人俛首帖耳無復敢有異議矣詎意杜鼠城狐尚熈炷之難盡蠅營蚋集顧驅去而復來以致 明詔之頒甫及一年革官之令纔行八月而劉瓚等乃敢蹈抗違之罪逞狂悖之詞引類呼朋動以數十抗違奏擾以至再三侮弄朝廷蕩葉憲典左右佞臣陰為庇護蒙蔽 聖聰欺罔 天聰 陛下不亟加誅竄乃有着了來說之命夫倖門一開其執維塞臣等竊恐自今以往閭閻之排皆前日冒濫之輩綸紵

之下盡更改新詔之旨羣邪相援以干進小人躡踵以求
伸詔令不行所司終無奉上之公議論徒多大臣終無佐
國之實公歟其怨私受其痛八齊其名私享其實將見本
部及該司官員祇供查復冗官簿書勞瘁力或不給而日
亦不足矣欲望其罄竭忠誠展布四體修舉邦政整理戎
務其可得哉夫今之為郡守邑令者其始至也必有號令
以治一郡一邑之人守而不變治乃有成使朝令而夕改
之則一郡一邑之人終不可得而治也矧 皇上位以龍
飛文以虎變踐祚之 詔羣聽屬心曾幾何時而變事紛
紛其何以鼓舞天下哉且近年以來俗尚姑息政務容養

浮薄之人任耳棄目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轉相傳播或謂
臣等奉行 明詔裁革太嚴或謂流賊功次不宜類革殊
不考臣等祇奉 詔例未嘗於條格之外任情有所裁抑
流賊功次不犯 詔例者何嘗不存一資一級必覈所由
或去或留必求其當載在文冊頗極詳明如張永之在寧
夏攘奪邊功以私部下谷大用陸閻張忠以征河南山東
廣線特旨陞官旗六百餘人與夫奸細妖言之寃設立
名色之功傳乞之濫奏滯之多選法之壞紀驗之冒報功
之弊臣等前者論之詳矣今姑自劉瓚陸宣等六十九人
而言之 明詔革官之條目一十有三而劉瓚陸宣等或

一人之身而十三條皆犯其不盡然者則自所犯之條從而遞減焉不革於此必革於彼也一曰傳陞則陸宣陸永姚鑑俞昂尹海王慶秦王有之也二曰乞陞則陸宣陸永陸旺陸恕鄧華周海賈文鐸韋章鄧永陶欽有之也三曰例外奏帶則劉瓚陸宣葉鳳儀楊永通張鑑秦聰薛潤李寰梅張王禮劉和韋縉劉綸秦准吳瑾姚鑑李彥賈高堂張榮蕭義韋章甄忠王良王言馬清田啟陶准許綱鄧華周堂周浩鄧永饒寬朱繼宗陳保賈文鐸吳准金安汪世麒王慶季芳張鑑王宴有之也四曰報効則蕭誦陸永劉和劉綸陳紀陸旺神政高堂陸恕劉勅杜剛秦琳鄭宏秦

鉞秦忠吉方俞昂潘浩尹海秦忠秦玉魏順鄧華王宴張
信凡不由奏帶者皆是也五曰一人數處報功則秦琳之
八處蕭通之六處秦玉蕭諫陸永韋章王良之五處陸宣
郭銳秦聰張余安鄧華朱繼宗秦鉞季芳劉綸之四處葉
鳳儀楊永通秦淮吳淮吳瑾王彪劉勤馬清田敖周堂劉
永劉梁張榮之三處皆是也六曰一時兩三處報功則秦
聰四川之功方陞而河南之功卽至蕭通滄州之功未陞
而其肅遼陽之功又至是也七曰併功則陶欽陸永王宴
是也八曰冒籍則黃璉張信是也九曰各邊不曾斬首巧
立名色則陸宣郭銳陸永秦琳王禮劉勤蕭義陳保甄忠

王良王言張余安田教鄧華朱繼宗秦玉是也十曰兵部
擬賞奉旨陞級則寧瀾秦聰張鑑蕭通韋縉王禮陳恕
胥文鐸尹海張信蕭勳和是也十一曰緝捕妖言奸細
并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級則陸宜秦琳秦聰
柳張寧瀾吳璋王言魏頤蕭義張余安吳淮季芳是也十
二曰大同應州功次冒濫則蕭欽秦聰劉和蓋松劉梁張
信劉綸潘浩韋章張余安是也十三曰納冠帶止許於實
授職後上加陞則魏頤之冠帶舍人武舉陞署一級止該
署冠帶小旗是也數內如蕭欽蕭通蕭義太監蕭敬家人
也陸宜陸永陸旺陸恕太監陸闈家人也神政奸黨神周

家人也秦王秦聰秦琳秦忠秦鉞太監秦德家人也張余
安劉勤太監今降級張永家人也潘浩太監潘亨家人也
劉和太監劉恭家人也王彪太監王銘家人也甄忠太監
甄瑾家人也鄧華太監鄧敏家人也田敖田監丞家人也
賢文鐸太監賈和家人也韋聰太監韋興家人也周浩周
潼太監周景家人也尹海太監尹生家人也中間或為錢
寧之腹心或為張銳之牙爪或為江彬之鷹犬乘時射利
挾勢害人正德年間敗壞 國家之典常變亂 祖宗之
法度盜竊朝廷之名器剝生民之膏血虧損海內之元
氣致四方之盜賊蜂起召連年之災異相仍皆此輩為之

也既幸逃兩觀之誅當自愆而思過乃敢鼓三寸之舌欲
誣上以行私臣等又就其所言而累辯之夫 詔書內開
正德年間以後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
報功除原祖職役照舊其餘盡行除革正為各處總兵太
監提督總制等官奏帶之濫而言夫五名三名之例專言
鎮守分守而侍衛上直人員不許奏帶之例則合總制提
督等官而言之也若謂鎮守奏帶有例而總制等官無例
則查革之 明詔可以廢格而冒濫之宿弊何必湔除况
先年事例豈能盡合 祖宗之舊章而嘉靖 詔條則為
我 朝之所未有今不遵 詔旨乃是昔而非今謬為引

接肆舞文而弄法情甚可惡罪不容誅其以馬琇李林等
比援為例尤為誕謾之甚臣等查得馬琇係弘治年間百
戶註調河南鈞州守禦所正德六年流賊劉六等攻劫鄉
村本官隨哨斬獲首級五顆陞副千戶及因流賊攻圍州
城本官與知州李邦彥協力戰守巡按御史勘報本官部
下擒斬數多守城有功兵部覆題與李邦彥各陞二級陞
指揮僉事並不係奏帶出京人數與韓宸緣瑾劉瑾劉斌
胡寬既奉傳乞又非例外報効一人數處等項無從查革
安得比以為例又該兵部題查得官軍就陣擒斬強賊申
黑頭等一百六十餘名顆該紀功官覈實將官軍李林等

六十餘員名准陞一級其黃景山等三百餘員名擬賞後
太監張忠等陳乞又將擬賞人員通行加陞臣等議將李
林等就陣擒斬兵部擬陞者存留而中間又係一人數處
報功并冒籍等項者必革無疑存留之數蓋亦不多其辭
賞乞陞三百餘員名并緝獲夥內零賊陞級者盡行除革
今革盡者妄謂臣等將正德年間於例無礙存留一二級
者則又比以為例若此而可比則天順成化弘治年間亦
有冒濫如今日所當革者臣等又豈遠 詔例而追革之
乎洗垢求痕吹毛覓癩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輕當重引
分至尺何其欺罔之甚邪且混稱李林等三十員馬琇等

百餘員不列姓名殊無根據徒欲顛倒是非亂人聞聽以
文其奸耳臣等職忝所司先是謬蒙 簡命悉心查革唯
知奉行 明詔無復顧忌夙夜從事而臣等亦自謂殫盡
心力庶幾無有遺憾矣柰何劉璿等勾連成黨朋比為姦
借力回天挾貨通神朦朧奏辯既而尚書彭澤等知 明
詔之不可不遵知罔功之不可不革知公論之不容但已
知臣等之不出於私力遏群奸抗辭執奏中外之人咸謂
陛下必昭然垂日月之明赫然震雷霆之怒必將劉璿
等拏送法司置之重典以為抗違奏擾者之戒不意 陛
下徒是該部之言而復寬劉璿等之罪緹以裁革職級無

而於前後 詔旨尚有未信夫正德元年以後在
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及稱報效在各邊
各處或一人數處或一時兩三處報功或併功陞授官旗
者除原祖職役照舊其餘盡皆除革敢有抗違妄奏者俱
問發邊衛充軍此 陛下即位之詔也被革人員有朦朧
奏辯者你部裏及該科叅奏重治此該部覆題臣等所奏
奉 陛下近日之 明旨也且臣等革過劉璣等六十九
人職級無一人非 詔例之所當革該部前後查覆無一
人有所虧枉今劉璣等兩次奏辯則是抗違妄奏既犯
明詔問發充軍之條朦朧奏辯又犯 陛下叅奏重治之

旨此而可饒則號令不足以示信法禁不足以懲姦叅奏之言是而重治之法厄而不行奏辯之言非而抗違之情置而不問枉直並存可否淆亂臣等竊恐四方聞之得以輕議其新政且璫等小人微如蠹蝨何足愛惜而陛下以身庇之此蓋陛下左右近倖之人或納其賄賂或私其黨與或欲市私恩以陰結邪類或欲假寵昵以干預朝政為之巧說陰謀以誤陛下也如蒙伏望皇上念祖宗之成法不可不守人主之大柄不可下移近習之言不可輕信名器之重不可假人嘉靖之詔令不可漸改正德之弊源不可復開小人之志不可寢長天下之事不可

再壞俯從臣等所言將劉瓚等肇送法司遵照 詔旨從
重處治則人心知畏法令不撓中興之治 陛下可垂拱
而成矣